

# 咖啡的诱惑

【新加坡】姚紫 著

# HUAWEN



鹭江出版社  
海外华文文学丛书

1339  
1  
3

# 咖啡的诱惑

〔新加坡〕姚紫 著

鹭江出版社

036584

文学丛书

海外华文文



女子学院 0054294

# 咖啡的诱惑

〔新加坡〕姚 紫

\*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12.125印张 2 插页 250千字

1987年11月第1版

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2 000

ISBN 7—80533—031—X/I·21

(书号：19422·53) 定价：2.35元

# 总 序

中国走向世界了。我们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整个地球，我们尤其想了解居住在地球各个角落的华人；他们日常是怎样生活，喜什么憎什么，心目中憧憬什么和为什么而苦恼着。尽管国籍不同，总归都在用几千年前老祖宗留下的方块字写着文章。他们是怎样运用这古老文字来刻划人物，表达情感的。

这就是鹭江出版社出版这一丛书的主旨。

国界是政治上的分水岭，十分森严。然而岭下涓涓流着的江水可不那么受约束。正如莎士比亚和狄更斯照样可以流往北美和大洋洲一样，屈原、杜甫以至鲁迅也随着千百万华族人口的迁徙而流到东西半球，尤其是大门口的东南亚。每到一处，它就结合当地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的机智，形成独立的崭新的文学。这些文学都各有自己的特色。我们肯定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。这就叫交流吧。

现在讲国际文化交流。我看，~~世界上最广泛地用华文写作的~~朋友首先应当交流起来。

愿这套丛书朝着这一健康有益的~~方向~~努力推进。

1987年5月14日于北京

## 海外华文文学编委会

主 编：庄明萱

副主编：潘亚暕 陈贤茂

编 委：（按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聪文 云 鹤（菲律宾）

庄明萱 陈贤茂

贺兰宁（新加坡）黄重添

岭南人（泰国）潘亚暕

顾 问：萧 乾

外华文文学丛书 海外华文文学丛书 海外华

## 目 录

- 一 秀子姑娘.....( 1 )
- 二 阎王沟.....( 56 )
- 三 窝浪拉里.....(120)
- 四 咖啡的诱惑.....(149)
- 五 新加坡传奇.....(276)

## 秀子姑娘

十月。

缅甸的雨季已经消逝。

太阳炎热地高张火伞，斜斜地披覆在远征军俘虏营那宽厚而崭新的土墙顶，光线从棕榈树影摆动的窗幔外，透进这杉木搭筑的简陋的宿舍内，荡漾着闷燥的气息。

我懒洋洋地躺在宿舍里，摇着纸扇，燃了一支卷烟，轻轻地吐出一圈圈的香烟。

烟圈，发青地拂过寂寞的空气，绕回在我正拟休息的脑间，于是，怎样也休息不下了，心坎不自然地跟着勾起一些骚动的涟漪，渐渐圈圈地波张起来，在闭合的眼皮里打搅着、盘转着。

印象中：

那一副俏俊的男装的影子。

那一双水盈盈的含带忧郁的眸子……。

这是一个女俘虏，昨天才从×战区解来的。

在这一批俘虏当中，除开广田少佐，要算她是第一重要的人物。当她坐在讯问室的我的案前，那憔悴的 美丽的 的面庞，象一只狼狈的落水的猫，留给我一个深刻的印象。

她俯着头，那从黄绿色军服破烂的领口伸出的一只瘦小的颈子，沉重地垂在她发育丰满的胸脯上。她局促地坐着，身子靠着椅背，时常怯缩地举眼望望我，旋又低下去。

我翻阅那本×战区送来的初次口供本，操着日语问：

“你叫秀子吗？”

“嗯！”微弱的颤声。

“南川族姓，东京人，现年二十二岁，未婚，帝国职业学校电讯科毕业，曾经短期军事训练，家有一父一母，弟妹二……”我故意照本子上的注文念：

“秀子姑娘，你是——去年十一月被召出征，初配在板垣师团服务，任下士电讯员，今年四月间调到缅甸来，任二〇五装甲联队的上士电讯员……”

“……”她苍白的口唇，冷冷地闭住。

“是吗？哦！”我缓和了态度，不再问下去，推开口供本微笑道：“你有点不舒服似的，或者有点想家吧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你的家现在还住在东京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她依旧一言不发。

我讪讪地再接下去说：

“东京实在是好地方，我在那里念过书，住了三四年久，不知怎样，我对东京好象第二故乡，不管是人，是物，是一切，在记忆里是蛮好的！好比这季节，十月在温泉区的风景，多么使人留恋，枫叶红得怪可爱！”

我竭力想跟她攀谈，表示非常兴趣的样子。

“来！倘使你不笑的话，我们来做做朋友好吗？是的，何必管这是甚么地方！谈起东京，我真如重温了一场幽美的旧梦！”

她仍呆板地坐着，没有表情。

那从单薄的军服中隆起的乳房，可是隐隐地在抖颤着，两颗眸子黯然钉在地上。

“怎不说话呢？秀子姑娘！有什么意见吗？”我说：“其实，你到这里来，却极其和平的，安全的，这里没有枪声，没有血，也没有饥饿和危险，战争若能早点结束，你也可以早点回国；再说吧，我也明瞭你的痛苦，不过，这，如果你自己想一想，你就会更深切的明白，为什么使你失去自由，为什么使你的生命——”

“先生！”她突然打断我的话，声音有点抖索地，仰起泪痕纵横的面，恳求道：

“先生！请你别说下去吧！这些话，对你的工作决不会收到丝毫效果，关于皇军的任何消息。”

“这是甚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甚么意思！很简单，我是日本人！”她的态度强硬起来，愈说愈有勇气：“我不能出卖他们！不能出卖祖国！先生，倘使你强迫我，请你给我死吧！”

“给你死？”

“死！”她坚决地。

我笑了笑，把铅般的凝固的空气松开，心里有点叹息，但是，我装着煞无介事地哂道：

“你误会我的意思啦！秀子姑娘，你以为我对你的谈话有所企图吗？你错了！的确，我只是随便谈谈，我假使要从你的口里探出我们所需要的消息，请别忘记昨天同你一路来的，还有广田少佐，虽然他现在已经解到昆明去，但是，我们还有许多比你更重要的俘虏，何必单找你来呢？”

她默着，神情淡然。

“你到这里来对对口供，固然是我的职务，但是刚才一番话却没有别的意思的，倘使你误会了，那——也好，请便吧！”

我客气地摆摆手：

“你可以走了。”

她不安地溜溜忧郁的眼睛，疑问似的望着我。我微笑，补充一句说：

“你可以回宿舍休息的。”

于是，她沉重地俯着头，跟那候在门外的卫兵走了出去。

……攢掉烟屁股，我闷闷地躺着。

远地里，曳过几声单调而又寂寞的战马低嘶，和吉普车轧轧的马达，仿佛一片片枯叶，簌然飘落死水上。一阵察察的皮靴步响，参谋官哈逊走进来。

“哈啰！姚。”

“哈啰。”

“事情有点线索吗？”

我摇摇头：

“不容易！”

“但是！无论如何，她是二〇五装甲联队司令部的电讯员，一个不可多得的情报资料！”他摸出手帕拭干鼻尖的水。

“慢慢再想办法吧。”

我把手中的纸扇递给他。走近窗口，拉开遮在窗上的纱幔。

窗外，太阳已向西方的丛林坠下，天上浮着夕霞，象火一般地烧红了远近的山谷，和树林。热带的风，轻快地，象囚徒般的逃出炎暑的笼，流过宽厚的土墙。

“告诉你，姚，”哈逊那碧色的眼珠，虎眈眈地望我，严重的说：“广田少佐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我吃一惊。

“昆明第二俘虏营也让他们炸毁了！”

“怎样的？”我急问。

“刚才长官部接到消息，今天上午解送广田少佐的飞机，在怒江上空遭遇三架敌机截击，打了一阵，幸得击落一架，才冲得开来，可是到了昆明，只有十五分钟，敌人三十架飞机就从越南入境，望俘虏营乱炸起来，死了六十多人，广田少佐也在其中。”

“我们的飞机应战吗？”

“怎会没有，他们给我们打下五架，详细的消息还没得

到，不过，死伤这么利害，我猜是敌人死钉着这目标轰炸的，——姚，你看是敌人事前已经得知这些俘虏的住处吗？”

“很有可能，这也是灭口的一法。”

哈逊叹一口气：“太残酷了！世界上谁个国家曾杀害自己被虏的兵士？”

我掠掠淌汗的头发，依在窗口，望天空无语良久。

“勤务兵，打盆凉水来！”我转头问他，“你也绞一巾来吧？”

## 二

日子一串串流了过去。

秀子到俘虏营快半个月了，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从她的口里探出一点儿的消息。关于昆明俘虏营的被炸，广田少佐的死，对我们实是一项重大的损失，因此，在缅甸的我们这个营，工作无形中加重起来。在工作上，秀子尤其是一个重要的对象，这工作必需由我自己担任的，因为她是敌人的电讯员，在她过去的任务范围中，她可能提供许多有关军事秘密的情报。

然而，使我最头痛的，是秀子那倔强的性格和那沉沉的脾气，在目前，我简直没有别的计策可想，只是攀着一条希望的线索，那就是从她那忧郁的心理上去分析出来的，不错，她是一个富有情感的女人，我就抓住她这个弱点，竭力

想用柔软的方法引诱她，在至少的限度内，必须使她对我没有恶感，使她接近我。

营里的女俘虏原有五六个，都是敌人的营妓，现在多了秀子一个，我为不使她感觉自己处境的严重，所以仍然把她当作普通的俘虏看待，教她们共住在一起。

她们的宿舍跟男俘虏营隔离很远，房子是在我们宿舍的后面，中间阻着一道缠着蒺藜铁线网的木栅。

秀子在这里好象跟她们合不来似的，她往往独自离开她们，一个人溜在偏僻的角落，托着腮，发呆地沉思着。在这里，我本可以找到许多接近她的机会，但是当秀子碰着我的时候，那忧郁的眼光便落在地上，默默避开去了。

这半个月中，可看得秀子是一天消瘦一天。看她那憔悴的脸容，我的心就如结冻的池水冒上泡沫，替她很难过。——她如一只喑哑而疲乏的夜莺，在阳光下怯弱地蜷伏着。

我善意地问她：

“不舒服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“想家吗？”

“不。”

她低着头，走掉。

一天傍晚，燃烧在天边的火红的夕霞，悄悄地褪淡了颜色，丛林里的虫鸣曳起茫茫的黄昏的轻烟。俘虏们已经吃了饭，大家在营的围场上乘凉。我也含着一支卷烟，踱着闲步。

棕榈树披展雉尾般的长叶，在凉风中摆动着，荫影下，

坐着一个人，在轻轻的啜泣着，间而发出幽魂般的叹息。

“那一个？”我问。

那人还在啜泣。

我以为普通在思亲怀乡的俘虏，上前一看，却是秀子！她那蓬乱的黑发漫垂在颈边，肩头不断地抽搐着。

我怜恤地拍拍她弓瘦的背，低声唤：

“不要苦恼！秀子姑娘！”

她一抖，仿佛从噩梦里惊觉，抬起头，失措的神色望着我，缓缓地站起身，那浮肿的眼圈泡着盈盈的泪水，忧郁地在长长的睫毛下闪亮着。她一声不响地冷然拔了脚，打算要走开。

“秀子姑娘！”

她迷惘地停立。

“为甚么这样地害怕我，我想我总没有什么损害过你吧？”我含愠地说。

“……”

“为甚么这样地厌恶我呢？”

她俯首不语。

这时，苍茫的暮色已经黯然变黑了，上弦的月亮象玉似的浮在棕榈树上，银光照着她清韵的脸庞，那柳叶的双眉深蹙，如含着无限的哀怨。

“不，先生，”她终于开口道：“这是我个人的事，请你不要干涉！”

“但是，你的确在生气我，”我走近她：“而且不止生气，还带着仇恨！”

“岂有此理！你怎知道？”

“你的眼睛告诉我的。”

“我的眼睛？”她那神经质的瞳子尖锐地盯着我，慢慢又低垂下去。

“是！这是我们之间的仇恨！”

“然而，——”

她打断我的话，干脆说：

“我们是敌人！”

“敌人？”我缓和地说：“除了这个名词，没有别的可以比拟吗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但是，你曾读过沙士比亚的名著吗？罗密欧和朱丽叶也是敌人呀！”

她睁大水盈盈的眸子，显然她曾读过这部描写一对世仇男女亲近的故事，可是她厉声说：

“先生，但是我们没有情感！”

我窘住了，掩饰地笑道：“对了！没有情感，不过，秀子姑娘！我们总不能没有人性的，难道连人类彼此间感情都没有吗？”

“请你不要说下去，好不好？”她转身想走。但是我不肯放松这个机会，我拦住她，诚恳说：

“为甚么你这样憎恶我呢？秀子姑娘，我与你素来没有仇恨，如果有强调我们对立的，那是残酷的战争吧！中国七年来的遭遇，土地被霸占，人民被杀害，难道还不够悲惨吗？如果这侵略是适合你们军阀的论调，向大陆争取你们的

需要，可是，你怎不想想，中国人民却遭到了甚么命运？你们是人，中国人就不是人吗？为甚么只许你们生存，不许别人也生存呢？而你，秀子姑娘！你反而仇恨了中国这样被压迫被侮辱的国家，也仇恨我了！”

她被我紧迫注视的眼光胁住了。

“秀子姑娘！在这情况下，我不想用说教般的言论来说明你们在战争中的痛苦，虽然你们也会象中国人民一般在感受残酷的痛苦，可是我们不能成为没有国界的朋友吗？”

“……”她默默。

风从棕榈树的梢上吹下来。她叹一口气，微微仰首，掠一掠垂在眉端间的头发，那美丽的脸庞蒙着一层忧郁的银光。她咬咬唇皮。

“先生！”她倔强地：“但是我必须尽忠于天皇陛下，如同你必须尽忠于你们的蒋介石。”

我立刻驳道：

“我并不忠于蒋介石个人，我是尽忠于人类的正义！”

“总之，这都是一样的。”她固执。

“不！完全不一样。”

她躲开我的眼光，颤声：

“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，我们还是少接近一点吧。”她向我鞠了一躬，转身走了。

望着那黯淡的背影消失在宿舍门外，我的心里交织着一张叹息的灰色的网，静静地站在木栅旁，棕榈在头上沙沙地响着。

### 三

几天后的晚上。司令长官前来，跟我讨论一些情报，结果又谈到秀子的问题上去，他要我在短期间内给他回了一个答复。这任务，给我相当苦恼着，一夜辗转睡不着。

早晨起身，头有点晕，推开杉木窗扇，太阳已经升上山谷的林凹，营墙上曳过阳光的影子，照亮阴霉的角落。那从印度洋吹来的风，开始夹着一阵阵薰人的热气。

过了十月的天气益加炎热了，这两天各战场的斗争，无形中暂时停顿，兵士们象垂着流涎舌头的猎狗，倦横在森林中喘息；但是在这时候，长官们正在急切进行一个广泛的攻击计划，那从孟拱方面开来的卡车，一辆辆载着辎重和补充兵，绵络不绝的马达声预兆着暴风雨的来临，骚动在这闷寂的清晨中。

我匆匆漱口洗面，预备进早餐。

突然，空袭的警报响了。

呜——呜，军号，紧促地划破清静的空气。

我套上皮靴和外服，跑出屋外，机声已隐隐可闻了，场上的卫兵监视着俘虏迅速地疏散。我穿出营侧的小门，打算往丛林里的防空壕跑，才走半途，忽想起秀子，脑筋敏感地联想到昆明俘虏营广田少佐的死，心里一动，连忙折返奔回。